

在總路綫照耀下前進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PDG

編者的話

我省各廠礦企業的職工，在學習總路綫普遍展開以後，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覺悟程度已經大大提高了一步，許多工人都反映：眼睛亮了，信心足了，勁頭大了，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更高了。這本書所介紹的幾個人物就是其中一部較突出的典型，他們學了總路綫以後，拿總路綫的燈塔來把自己的工作、思想、生活照耀了一下，劃清了工人階級與非工人階級的思想界限，決心為社會主義建設鬥爭到底。他們是我省工人學習總路綫的活鏡子、活樣板，許多人都可從他們的思想中找到自己的思想影子，並從他們的轉變中找到自己的榜樣。

本書的內容，都是真人真事。他們在總路綫的燈塔照耀下批判了自己的一切非工人階級思想，初步樹立了社會主義思想。它不僅告訴讀者：那些舊思想和壞意識如何影響了他們的進步，使他們倒退落後，甚至幹起了剝削別人的事情。還告訴讀者：他們是怎樣通過學習總路綫，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又怎樣用工人階級的觀點進行了分析批判，最後觀點明確了，立場堅定了，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更能發揮出來了。同時還告訴讀者：工人在過渡時期，應當怎樣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努力，應當怎樣把自己鍛鍊的更堅強、更健全，成為一個有高度政治覺悟與高度技術水平的職工，怎樣在生產中忘我地勞

動，開動腦筋、找竅門、挖潛力，為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生產任務而努力。

為了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，為了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，我們每一個工人同志都應當好好地學習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，用總路綫的燈塔來照耀一下自己的工作、思想、生活，劃清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的界限，樹立主人翁的自覺，加強社會主義的熱忱，共同努力。讓我們在祖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上勇猛前進吧！

目 錄

總路綫給我帶來了青春·····	(一)
總路綫照亮了我前進的道路·····	(九)
農民思想阻礙了我進步·····	(十五)
不能光爲自己打算·····	(二十二)
工廠就是自己的家·····	(二十七)
我認識了自己的錯誤·····	(三三)
趙順義算賬·····	(三七)
加強團結爲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·····	(四一)
我克服了消極不滿情緒·····	(四七)
我差一點掉了隊·····	(五二)
把「平凡」的工作和社會主義事業聯系起來·····	(五七)
爲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·····	(六三)

總路綫給我帶來了青春

太原鋼鐵廠工程公司安裝部 梁鴻壽

— 1 —

我叫梁鴻壽，已經幹過二十六年鉚工活。現在在太原鋼鐵廠工程公司安裝部當生產組長。最近我學習了總路綫，腦筋開竅了，眼光也放大了。我用總路綫這面鏡子照了一下自己：這幾年來我為祖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做了些什麼呢？我的心裏就感到難受。越想越慚愧，越覺得自己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。不過既然錯了，後悔也沒有，錯誤咱可以改正。現在也並不晚，國家建設的路子還長哪，別看我是四十多歲的人了，我還能當二十幾歲的青年活呢！

提起萬惡的舊社會來，現在心裏還打寒顫。那真是吃人的社會呀！我是十八歲上學的徒。那時候學徒，頭三年叫「拉磨」徒弟，每天疊被子、倒尿盆、做飯、洗衣服；第四年上是「謝師」，才能

跟着師傅幹個笨活兒。整整四年不賺一個錢，衣服還得家裏供給。最後託人說合，請客、送禮，才能「出師」單獨吃碗飯。鉚工行裏有句話：「能叫你吃一碗飯，不教你劃一條線」。學上四年徒，真正的技術一點也學不到。出師以後，幹的好些，一月賺人家三塊錢，每天也只能吃個半飽。就是這種牛馬生活，我在陽泉整整過了六年。

日本鬼子在時，工人生活連牛馬都不如。那時我在太原鋼鐵廠幹包工，一天賺六角錢。論數目到不算少，可是一個月幹不了幾個工啊，天陰下雨不能上工，上工遲到一分鐘也不能上工，星期日不上工。物價天天漲，上午發工資以八分錢買一斤白麵計算，下午買一斤白麵就得一角二分錢；後來漲到一天的工資只能買一斤四兩山萵蛋。我那時是大工匠，一天也只能吃兩頓高粱麵糊糊，連鹽也吃不上。晚上住的是席棚子，一遇個天陰下雨，人就在泥水裏泡着。因為沒吃的，老婆和我離了婚。就這還不算，漢奸狗腿子們還

成天來搜刮你。有一次因為沒錢，被他們關在水牢裏，三天三夜不給吃東西，打了個半死。託人保出來後，身上瘦的皮包着骨頭，三十多歲的人看着像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鬼子投降，閻錫山回來。我想：亡國奴可算當够了，中國人回來就好了。誰知閻錫山比日本鬼子還壞，整天強迫人們修碉堡、挖工事，沒過幾天，我就被解僱失業了。沒辦法，我回到老家平定縣，路過陽泉，正趕上閻匪抓兵，我被抓住當了三個月匪兵。跑出來後，躲到一個小煤窯裏當了雜工，才算留下這條命。

人們常說黃連最苦，要我說，舊社會工人的生活比黃連還苦。年輕能動的時候，給資本家賣命、受剝削，老了引上老婆孩子討飯，死在山上算山上，死在溝裏算溝裏。老子是這樣，兒孫們還是這樣。

陽泉解放後，我參加了人民鐵路的修復工作，一天賺二十斤小

米。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吃飽穿暖有了剩餘，而且不再受別人的氣。一九四九年，我來到太原鋼鐵廠幹包工活，一天的工資增加到二十五斤小米。我感激共產黨、毛主席，他們給我帶來了幸福。我想：工人就是幹活兒吃飯，現在公家對咱好，咱也得多費點力氣好好幹。發愁的是：快四十歲的人了，沒家沒口的，老了怎麼辦？

一九五一年，經過民主改革，打倒了封建把頭；勞保登記，工人生、死、傷、殘、病、老都有了依靠；隔了不多時候，又轉成了裏工，當了生產組長。一個月工資六十多萬元，星期日、例假工資照發，工作時穿上了工作衣，戴上了眼鏡，夏天還給發草帽子，理髮、洗澡廠裏給發票。我這時真正了解到：今天的工廠是我的家，我們生產搞的好，生活就會越高。工廠好比倉庫，家裏好比伙房，倉庫裏東西多了，家裏才能富裕。我的生產勁頭也就越來越大。

一九五二年，我結了婚，廠裏又給我分配了新宿舍，一屋三

間，寬寬敞敞的。從此，我的生活就更舒服了。每月除了吃穿，還有長餘，身上零花錢不斷。我和我老婆每人買了一身毛衣、一雙皮鞋，我自己又做下新制服，買下小皮襖、自行車。我想：舊社會把身體糟塌壞了，現在得好好保養。就定了十二兩牛奶，老婆六兩我六兩。早上，我還睡着，老婆就起來給燒熱洗臉水、刷牙水，把牙膏擠在牙刷上；我起床後洗臉、刷牙，老婆就把牛奶煮好、蒸饅頭黃了；我喝一碗牛奶，吃個烤蒸饅；老婆把紙煙給我裝在身上，車子推在院裏，我騎着車子上班去。中午下班回來，老婆先給端一碗開水。我喝水，她煮麵條，喝完水老婆就把麵條給端上來了。吃完飯休息一會兒再去上班。晚上回來半米半麵。吃罷飯，看看書報，或找工友們打幾把撲克；廠裏三天兩頭演電影也免不了去看看。這生活要比起舊社會來，真不知好了幾百倍，過去夢也沒夢過。

我想：老婆娶下了，車子騎上了，牛奶喝上了，組長也當上了，人總不要不知足，咱這舊社會被人踩在腳底下的人能過上現在

的生活，也就差不多了，再好吧還能好成啥！況且，年紀也不小了，舒舒服服過上幾天好日子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開會、學習、上政治課，我就不樂意參加，覺得那是年輕人的事情，咱這麼大年紀了學那幹啥。生產上，我總是按時上下班，從來沒曠過工；我對安全、質量也很重視，經常招呼工友們小心些，不要發生事故，我常對徒弟們說：出了事故可不是小事，殘廢了連個對象也找不下，我還得跟上你受害呢！我覺得：咱這好生活是共產黨、毛主席給的，工廠是自己的咱不能胡來，也不能眼看著廠子受損失。再說，咱當了多半輩子的老鉚工了，還能叫事故出在咱身上！咱組出的產品還能叫別人說不好！不過搞競賽呀，找竅門呀，我可沒那勁頭。我常給組裏的工友們說：我是個組長，多跑個腿，做活兒全靠你們大家哩，做出成績來也是你們的。我組工會副組長韓裕民，是個共產黨員，工作積極認識高，啥事也走在前頭，我碰到事情就靠他。裕民，你看這事情該怎麼辦？給咱分分活，招呼招呼。車間搞競賽，

也總是組裏的黨、團員們推着我參加。「梁師傅，咱組不能走在後頭呀！」我說：好事情，你們好好幹吧，搞好了我這當組長的也光榮。一九五二年冬天，我們組為了推廣楊崇山流水作業法，由原來八十多個人的大組劃分成五個專業小組。我想：剪沖活不費腦筋又省勁，就堅決要求調到剪沖組。楊崇山剪沖四分鋼板五分眼一天能剪沖一千二百個，我們一天才剪沖五、六百個。有些年輕人說：「太低了」。我說：閻匪、鬼子在時，一天也不過剪沖一百多個，現在已經提高五、六倍了。我來鋼鐵廠二年多了，只提過一條合理化建議，找過一個竅門，還不如徒弟們呢！說實話，要是我早像現在這勁頭兒，我們小組的成績就不是現在這樣子。

去年十一月，我聽了幾次總路線的報告，心裏就活動開了。我想：咱過去覺得滿足了，社會主義不知啥時才能到來；沒想到現在就是在建設社會主義，生產搞的好，社會主義就來的快。咱過去思想糊塗，看的太近。越想越覺得不對頭，慢慢的我就算起賬來了。

我算了三筆賬：第一筆，國家要建設社會主義，建設成像蘇聯那樣，一切都要機械化。可是咱們還差的遠呢，工業只有百分之二十八，農業還很落後，工業也不發達。就拿建築工業說吧，咱看電影見蘇聯那麼大的工地沒有多少人幹活，都是用機器操作；咱們還是掄大錘、用風把鉚鉚釘；農民種地還用的耷頭。再看咱的生活吧，比蘇聯工人差的遠呢。要達到社會主義工業化，就得咱們來努力呀。我這鉚工活效率高、質量好，就能多蓋幾個工廠，修起的工廠也能多用幾年。第二筆，咱們今天翻了身，是全國人民鬥爭來的。如果咱不努力把國家建設好，不用說社會主義來不了，恐怕現在的生活也保不住。國家工業化了，有了鋼鐵，帝國主義就進不來。難道說日本鬼子給過的痛苦咱還沒領受够嗎？第三筆咱們現在的生活，是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鬥爭來的，紅軍過草地、爬雪山，許多人流血流汗換來的。咱不能自己生活好了就忘了本。工人階級的担子很重，要使全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才能算盡了自己的責任。先

管自己好活不管別人，不是工人階級思想。

經過二十多天的思想鬥爭，我想通了，知道自己過去錯了。不知怎地，現在渾身都是勁，學習勁頭可高哩，一聽見有人說我「年紀大了」，我就有點冒火。我說：我還當二十多歲的青年活呢！不相信，咱試試看，年底不比你們這些小夥子們強才怪呢！

（郝占敖代筆）

總路綫照亮了我前進的道路

太原晉生紡織廠工人 弓彩變

我是太原晉生紡織廠細紗車間的女工，是個青年團員，也是生產小組長。經過學習總路綫後，認識了我的糊塗思想，找到了我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奮鬥目標。

過去我覺得自己在生產上很不錯，掌握「郝建秀工作法」，在

我廠說來是數一數二的能手，別人不能掌握的機器我可以掌握，使它不開大花。因此也經常受到領導上的表揚。一九五二年廠內評我為特等勞動模範。可是我請求了一年多的宿舍問題，總是得不到解決，我就很不高興。去年政府號召多吃粗糧時，我思想上搞不通，我這樣想：我近來身體不太好，吃粗糧就更不好。工業與農業生產發展了，可是生活倒降低了，連白麵也吃不上了。回家吃飯時一看見小米、紅麵就發愁，再加上我父、母親的糊塗思想，就更助長了我的錯誤想法，所以就經常到飯館去吃飯。

經過總路綫的學習，使我瞭解到我們國家正處在經濟建設時期，需要大批資金來發展重工業，我們的生活是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來逐步改善的。由此我便認識到宿舍問題暫時不能解決，是為了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。只有先搞好重工業，才能够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，我們的生活才能徹底得到改善，所以說我們生活的改善必須服從生產的發展。就拿我們廠來說，去年增產節約了十五億

元，如果都給我們蓋了宿舍滿可以解決問題，可是工業建設的資金就要少，這樣工業化的速度就要慢，速度慢了，現代化國防就不能很快建設起來，就要挨帝國主義強盜的打，從此我認識到個人眼前利益，必須服從國家長遠的利益。我們暫時的艱苦，也是為了將來永遠的幸福。

後來，我廠組織宣傳隊下鄉宣傳，訪問農民。有一個農業生產模範，拿出他豐產的玉茭子對我說：「今年這東西收成最好，我計劃都賣給國家，來支援你們，支援工業生產，你們吃好了多生產些我們用的東西。」最後還鼓勵我們說：「希望你們保證春節不請假，多增加生產。」在訪問中，看到農民吃的也是小米、紅麵。我想，農民種下小麥，打下糧食，為了支援我們，節省下糧食賣給國家，我們反倒嫌粗糧不好吃。我想到這裏有些慚愧，感到那個農民的覺悟比我高。又經過廠內「算三筆賬」，使我更明確了吃粗糧和國家統一管理糧食的意義。它不僅有利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，而

且還可以防止私商的投機。我們工業發展了，工廠增多了，當然工人也就增加，需要的糧食也就更多了。就拿我們晉生紡織廠來說，現在的工人就比解放時增加了十倍，如果國家對糧食問題不採取統一管理的辦法，讓私商隨意投機、囤積，對發展生產就不利，工農聯盟也要受影響。所以我到飯館吃飯是錯誤的，這說明我看不到國家在過渡時期的暫時困難，對人民政府號召吃粗糧是消極抵抗態度。我的思想搞通了，回家後便動員我父母親，向他們解釋吃粗糧是國家在過渡時期的暫時困難。給他們介紹蘇聯今天的幸福生活，說明蘇聯今天的幸福，也是經過艱苦奮鬥得來的。蘇聯在當時除麵包實行了定額供應外，其他還有牛油、肥皂、布疋等都實行了定額供應，我們工人階級的家屬應積極響應人民政府多吃粗糧的號召。經過我反覆的說服，我父母親的思想也轉變了，他們說：我們倆的十二斤白麵也都讓你吃了，吃的好好的把生產搞好，讓咱們快點到社會主義。他們怕我誤點耽誤生產，早晨五點鐘就起床給我做飯，

這樣更鼓勵了我的生產情緒。

另外，在學習總路綫中，知道了我們的技術還很低，唐山新華紗廠有個女工叫韓桂花，能看一千四百紗錠，一個人頂我們三個半人的生產，這對我的教育很大。我覺得我沒有什麼可以驕傲自滿的，雖說我掌握郝建秀工作法不錯，可是在看錠能力上是和大家一樣的看着四百錠子，並不比大家多。我想，如果大家都和我過去的想法一樣，那怎麼能使生產發展，又如何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呢？所以我下定決心，提高看錠能力，要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，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，積累資金，支援重工業。於是在一月三日，今年開始生產的第一天，我首先作好了機器的清潔工作，認真的掌握了郝建秀工作法，由看四百個紗錠看到六百個紗錠，結果生產還很正常。然後我們小組也有一人由四百錠看到六百錠，有五個人由四百錠看到五百錠。這樣就給國家增加了生產，降低了成本，積累了資金，又解決了我們小組四個長期病號不能參加生產的困難。我們